

数字创新驱动创业：新兴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 李大元 李 欣 傅颖竹

摘 要：Zahra（2023）的研究对创新驱动创业进行了系统性的思考，并强调了新兴经济体背景下创新驱动创业的重要性，还提出了未来有潜力的研究方向。本文结合数字化情境，对Zahra（2023）研究中创新驱动创业的核心内容进行延展性的讨论与分析，并分析了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关键要素和过程机理。此外，本文还强调了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对推动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研究的建议和展望，旨在丰富该主题的研究，以期为新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数字创新驱动创业；新兴经济体；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创新对新兴经济体实现创新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创新驱动创业研究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González-Pernía & Peña-Legazkue, 2015; Malerba & Mckelvey, 2020; Yin & Zhou, 2023）。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创新驱动创业研究呈现出新范式。蔡莉等（2021, 2022）对创新驱动创业的构念进行界定，为进一步构建创新驱动创业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未来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Zahra（2023）则对蔡莉等（2021）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拓展，从主动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等方面对比了传统创业和创新驱动创业的区别；此外，还提出了在新兴经济体背景下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而言，数字创新驱动创业是其实现追赶的重要机会。基于此，本文在Zahra（2023）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研究，并探讨其对新兴经济体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希望对未来的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研究有所启发。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项目编号：72091310）课题二“数字创新驱动的新企业创业模式研究”（项目编号：72091313）资助。

一、传统创业与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多维度比较

数字创新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资源，创造新的或改进的产品、服务、流程和商业模式的活动 (Yoo et al. , 2010; Nambisan et al. , 2017; 刘洋等, 2020)。数字创新对创业活动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创业的基本内容，是数字经济情境下创新驱动创业的一种重要类

型。数字创新驱动创业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驱动下，数字创业者（团队）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制度创新和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蔡莉等, 2021），整合和配置数字技术创业资源，基于数字组件、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为用户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进而实现多主体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彰显其独特性，本文将数字创新驱动创业与传统创业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数字创新驱动创业与传统创业的比较

	传统创业	数字创新驱动创业
创业主体	传统创业者（团队）	具有相应数字技术储备与意识的创业者（团队）、数字化技术本身
创业机会	先前的知识经验、社会结构、个人认知与人格、创业警觉性、环境因素	数字技术/制度/商业模式创新、多主体性、迭代性
创业资源	传统创业资源	数字技术创业资源（其中数据资源成为数字创新驱动创业主体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性资源）
创业过程	有清晰稳定的边界	开放性、无边界性
创业模式	传统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商业模式和平台创业商业模式
创业产出	有界限的、固定的产品和服务	自生长性、动态演进的产品和服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第一，创业主体方面。创业者是创业过程中的重要参与主体（蔡莉等, 2019）。Malerba 和 Mckelvey（2020）认为在知识密集的创新驱动创业环境中，创业者（团队）应参与持续的学习过程，并识别和利用创业、市场和技术领域的相关新兴知识来进行创业。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主体是具有相应数字技术知识与意识的创业者（团队）以及数字化技术自身，如生成式 AI 可以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等促进文本、图像和音乐等新内容的产生。相对于传统创业，数

字创新驱动创业者往往从事具有更高知识密度的创业行为。这些创业者更多地参与数字创新创业相关的知识创造、传播和使用，尤其是参与开发数字技术和探索数字创业模式。

第二，创业机会方面。创业机会被划分为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Zahra, 2008），创业者可能在环境中发现客观存在的机会，也可能通过自身的行动创造机会。学者认为先前的知识经验（Shane, 2000）、社会结构（Wood & Mckinley, 2010）、个人认知与人格、创业警觉

性 (Gaglio & Katz, 2001)、环境要素 (Kirzner, 1997) 等是影响创业机会开发的重要因素。而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则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制度创新、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更快速的增长、更大的价值创造、更多创新主体的协作。因此,其创业机会具有创新性和多主体共同开发的特性。其中,数字技术的关联性增强了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用户以及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协同互动,加深了各参与者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新创业机会的产生 (蔡莉等, 2022)。同时,机会开发过程中多主体参与及其互动将带来大量的潜在机会,以实现创业机会的集聚 (蔡莉等, 2018)。此外,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中,创业机会具有迭代性。数据驱动的决策和快速的技术演进促使企业不断创新其产品或服务,以不断生成新的创业机会。

第三,创业资源方面。在传统创业活动中,资源通常指物质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和组织资源等 (蔡莉和柳青, 2007)。传统的创业资源是帮助组织应对动态环境的关键组织资源之一,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产生创业动机后,必须采取实际行为整合资源才能创建新企业 (Bhave, 1994)。而数字技术创业资源则成为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过程的关键资源,其中数据资源成为数字创新驱动创业主体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性资源。

第四,创业过程方面。传统的创业过程有清晰稳定的边界,创业过程可以被预期与计划,有明确的产品设计原则和架构,产品及其组件之间的互动方式较为固定 (Tchertchian et al., 2012),且用户参与程度较低。而数字创新驱动创业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驱动下

的机会开发过程,数字技术的可重组性和开放性特征使得创业过程不再是以某一创业者/团队为核心,而是变得更加开放且没有固定的边界。这让更多创新者能够参与创业过程,以推动价值创造。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活动中,数字创业者 (团队) 通过识别和开发数字创业机会创造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以适应数字变革时代 (朱秀梅等, 2020)。

第五,创业模式方面。传统创业的商业模式多为单一组织层面的活动,价值链通常遵循从产品生产或服务交付到最终消费者的线性进展,组织负责管理交付最终产品或服务的整个活动链,通过逐步积累利润实现稳步但相对缓慢的增长,其传统商业模式的竞争优势也是建立在单一组织的独特产品和服务上。而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则催生了与数字技术和平台生态相关的新兴商业模式发展。数字技术的生成性和可供性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开发新机会和重塑新商业模式的可能性 (Autio et al., 2018)。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科大讯飞、高德地图等数字技术企业通过数字技术研发输出进行技术创业。此外,数字技术也颠覆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平台生态企业的涌现。如海尔搭建的HOPE创新生态平台,打破了封闭的研发模式。

第六,创业产出方面。传统的创业产出具有界限,提供的是固定的产品和服务;在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中,创业产出的界限变得模糊。但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中,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基础设施和平台为不断发现和挖掘用户需求提供了信息来源,提供具有自生长性和无边界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余江等, 2017)。

此外,与传统创业相比,数字创新驱动创

业更具有主动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可持续性（Zahra, 2023）、开放性、创新性（余江等, 2017）、灵活性（Vial, 2019）、无边界性（Nambisan, 2017）和数据性（Günther et al., 2017；刘洋等, 2020）等特征。

二、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机理

（一）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关键要素

正如 Zahra（2023）所述，创新驱动创业成功的因素在本质上是多层次的。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过程中，数字技术、数字创业能力、数字创业资源、数字创业机会、数字商业模式、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等成为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过程的关键要素。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是数字创新赋能企业创业的基础，能够颠覆单个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变革，催生了数字创业能力、数字创业资源和数字创业机会，并使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成

为可能（Nambisan, 2017；朱秀梅等, 2020）。Zahra（2023）也指出创新驱动创业成功的关键是创新型商业模式的开发和有效执行。同时，Zahra（2023）强调了生态系统促进创新驱动创业的战略重要性，认为生态系统结构和成员组成中发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企业（个体）对创新驱动创业的追求。而数字技术还赋予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数字赋能特征，助推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张超等, 2021）。

（二）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机理

蔡莉等（2021）提出基于过程视角创新驱动创业的阶段划分为触发阶段、催化阶段和聚变阶段。本文评论对象 Zahra（2023）也是以此概念和阶段划分为基础的。因此，在这两篇文献基础之上，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特征，本文将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划分为数字触发、数智催化和智能聚变三个阶段，如图 1 所示。而与创新驱动创业过程不同的是，数字技术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每个阶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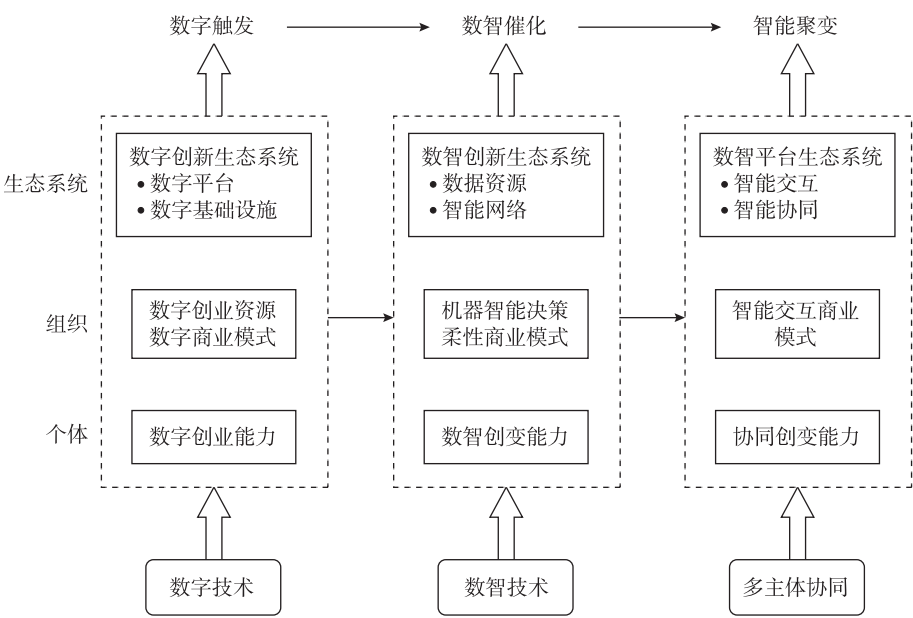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机理

1. 数字触发

数字触发阶段指数字技术作用于各要素进而触发的数字创业机会开发过程。数字触发阶段是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启动阶段，主要依赖于数字基础。如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云计算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的出现，平台的开放性与大数据资源共享为数字创业者提供了新的创业机会。

个体层面，数字技术革新能为创业者（团队）带来新的数字创业机会，数字技术本身也能够增强创业者对数字创业机会的探索和感知（朱秀梅等，2020），进而激发创业者的创新创业潜力。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的自生长性，数字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刘洋等，2020），要求创业者培养数字技术能力以识别新的创新机会，激发创造力，从而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持续地不断改进、变化（Yoo et al., 2012），这就要求数字创业者要适应不断动态变化的新技术和新市场，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数字技术促使创业者要保持适应性和敏捷性，有助于培育其数字创业动态能力，以不断触发新的创业机会。

组织层面，由于数字技术的可重新编程性（Yoo et al., 2012）和可扩展性（Von Briel et al., 2018）能够不断重构、整合和变革创业资源，因此创业资源整合利用的方式也会不断演化，使得数字创业机会不断变化发展（Amit & Han, 2017）。同时，数字技术的嵌入可以通过改变企业价值创造以及价值获取的方式进而赋能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Yoo et al., 2010, 2012），为目标客户创造价值（Teece, 2010），催生颠覆性的创新产品，从而驱动新创业机会

的不断产生。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生成了诸如 App 等数字产品，这些数字产品能够依据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用户的实时反馈不断进行迭代创新（刘洋等，2020），进而不断产生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创业机会。

生态系统层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平台的出现，为创业者提供了新的数字创业机会；基于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Nambisan, 2017），帮助数字创业者打开全球市场，有助于数字创业机会的开发。可见，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下，数字平台与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加速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创新过程，为企业提供了新的价值创造路径，有助于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过程的实现。以美的为例，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度应用，美的不断创新其商业模式，自主开发了工业互联网平台 Midea M. IoT，不仅将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到美的 30 余家工厂和基地，实现了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促进了新的创业机会开发，该平台还向外输出技术服务，赋能更多制造业企业实现云端数字化转型。

2. 数智催化

数字技术是指利用数字信号和计算机等设备处理各种信息的基础信息技术，而数智技术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结合，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智能技术，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实现智能化分析和管理，提升数据应用的水平和效率的技术。

数智催化阶段是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核心，在该阶段，通过数智创新激发一个或多个要素，从而释放数字创业机会的潜能，这些因素之间

的迭代交互作用促进了创业机会的开发数量、发展速度或拓展范围的升级。不同于数字触发阶段强调数字技术赋能各要素的触发作用，数智催化阶段需要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结合应用，共同催化数字创业机会的潜能，更强调机器智能和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在高效处理数据和信息等资源方面的优势，以及这些技术在挖掘数字创业机会潜能上的关键作用。

个体层面。一是数智技术的高度连通性（Nambisan et al. , 2018）能够使知识、智慧数据、人工智能和人力资本等数字创业资源在创业主体之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Amit & Zott, 2001），具有相应数智技术储备与意识的创业者（团队）可以利用自身的数智创变能力（刘志阳和邱振宇，2020）优化数字创业资源的利用，进而加快了数字创业机会开发和发展速度。二是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创业者可以实时监控和了解市场趋势和客户偏好等，有助于企业家做出智能决策并发现新的创业机会。三是如VR、AR等数智技术可以激发创造力，使创业者能够以更身临其境的方式探索新的想法，以释放发掘数字创业机会的潜能。

组织层面。一方面，云计算、机器智能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使组织快速开发和部署新产品或新服务，并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Tien, 2020），实现个性化柔性制造，从而创造独特的价值主张，并加快数字创业机会的开发过程。另一方面，以机器智能为主的分析判断将带来更为高效和准确的创业机会甄别与评估（刘志阳和邱振宇，2020），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能够预测未来的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组织可以做出前瞻性决策并致力于有投

资前景的创业机会。

生态系统层面。数智技术使生态系统更加高效，更准确智能地帮助创业者获取和分析信息，并帮助创业者评估和发展创业机会，使创业者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以应对柔性和敏捷性的外在需求（Henfridsson & Bygstad, 2013），进而加速了数字创业机会开发和发展速度。同时，数据资源作为数智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数据、算法与算力等要素协同适配共同作用以释放数据价值，能够实现生态系统的颠覆性转变。此外，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保障了生态系统内智能网络的连接，促进了系统内信息的即时流通和资源的灵活部署，有助于扩展数字创业机会开发的范围。

3. 智能聚变

智能聚变阶段指数字创业机会的利用和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实现。即数字创业者（团队）基于数智催化过程形成的数字创业机会与多主体进行互动，并反作用于创新，进而实现机会利用和价值共创的过程。“智能”更偏重应用智能技术提供的智慧化服务和产品，并通过智能连接促进多主体的互动和协同，以促进价值共创的实现。

个体层面，数字创业者利用自身具备的协同创变能力，并借助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创业机会，探索更多的市场需求，与多主体协同共创更大的价值。组织层面，数字技术可以让创业者获取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创业资源，并进行整合和优化配置，还为大规模用户创新提供了智能技术支持（魏江和刘洋，2020），并加速智能交互商业模式的设计和实施，进而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生态系统

层面,数智技术可以让创业者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强多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并通过平台生态系统智能连接更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使系统参与者之间的交互更为频繁,从而为创新主体价值创造提供新的路径。海尔的众创意平台、小米社区等都是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典型案例,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在线社区促使参与者生成创意和内容,进而以较低成本实现迭代创新,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实现。

三、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赋能 新兴经济体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转向由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其核心内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组成的新发展理念,涉及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赵涛等,2020)。Zahra(2023)的研究阐述了创新驱动创业在开发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和商业生态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创新和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又能够吸引人才和投资者,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样地,沿着Zahra(2023)的研究思路,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如何赋能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制度创新和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是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过程的关键要素。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中,数字创业者(团队)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制度创新和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蔡莉等,2021)。因此,本文从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生态系统三个机制阐述。

第一,数字创新驱动创业通过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赋能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新兴的数字商业模式目前已广泛推动新兴经济体制造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经济改革和发展。典型的数字创业企业如字节跳动、腾讯云等利用数字技术促使知识、数据等资源在所在数字平台内主体间高度流动,从而提升平台内多个主体在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价值链上的运营效率,生成具有颠覆性的创新产品。腾讯云为开发者和企业提供云计算服务,赋能了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成长,帮助其实现效益提升,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从而促进了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此外,数字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创造出大量新就业岗位,对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数字创新降低了新创企业和创业者的进入门槛,随着初创企业的增加,创造了就业机会,刺激了各行各业的就业。二是数字创新导致Uber、滴滴、美团等在线平台的兴起,这些平台促进了零工经济的发展。同时,零工经济的灵活性还能使个人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第二,数字创新驱动创业通过数字技术创新赋能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强了各主体间的依赖性,进一步提升了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促成了多样化机会的发掘和创新。企业不仅能够与政府、科研机构、用户等不同主体的互动获得丰富的资源,还能够通过数字技术超越地理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资源聚合和知识共享。此外,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中,数据和信息等数字创业资源的共享使各产业内主体能在更大的范围和规模内获得资源。如美团和Uber等平台型企业

通过与各类主体的深度互动，加速数字创业资源的整合和配置，助力数字创业机会的开发，从而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加速了企业的成长和扩张，并促进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成长和发展。因此，数字创新驱动创业为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式，为其实现技术追赶提供了可能。

第三，数字创新驱动创业通过数字生态系统赋能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虚拟化的参与主体能够突破创新主体间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增强多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使其随时随地展开创新协同，极大提高了数字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和新机会的产生，大幅加速新兴经济体企业创新的过程，进而促进新兴经济体整体的经济发展。其次，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无边界性和模糊性会进一步增进主体间的合作，加速知识、信息在新兴经济体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流动，使系统参与者之间的交互更为频繁，并吸引更多的主体加入创新生态系统中，为创新主体的价值创造提供新的路径。最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提供的更多新机会，使开放性的多主体不断利用机会参与到数字创新驱动创业活动之中，能够提高新兴经济体的社会生产力。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生态系统内多主体之间资源和能力的有效分配和协调，既能够为数字新创企业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又能够促进新兴经济体企业的价值创造，还能够提升区域内的就业率（蔡莉等，2022）。

四、未来研究展望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层

出不穷，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模式正在引领经济发展新范式。研究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对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推动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根据 Zahra（2023）的研究思路，本文提出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未来研究主题。

（1）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创业者（团队）关键创业要素研究。在数字化、生态化和新型全球化情境下，新兴经济体的创新驱动创业活动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数字创新的有力驱动下，数字技术、数字创业能力、数字创业资源与机会、数字创业平台与数字商业模式等成为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关键要素，但目前研究对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者（团队）的关键心理要素仍缺乏理论认识。数字创业者（团队）的认知、情感 and 关注力等心理要素差异对创业机会发掘和创业企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这类个体层面要素对于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过程的独特影响仍缺乏理论认识（Nambisan，2017）。因此未来研究可深入分析个体层面关键要素对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和传统创业的影响差异，以及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些关键要素对数字创新驱动创业过程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理。

（2）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机理研究。本文总结了目前研究提出的从个体、组织和生态系统层面探究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前因，但探讨数字创新如何驱动创业的过程机理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已有学者主要就数字创业内涵、数字创业要素及数字创业商业模式等方面展开探讨。然而，数字创新驱动创业仍属于新兴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在数字创新如何赋能企业创业及成长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因

此,未来可围绕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机理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以及对数字创新驱动企业创业的影响机理进行深入的量化研究。

(3) 数字创新驱动创业的结果研究。数字创新驱动创业为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式,也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就业机会增加、技术升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对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此外,还需关注数字创新驱动创业带来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和大数据伦理问题等,如最近 ChatGPT 的爆火,其大规模商业应用会存在多种风险,如数据泄露、隐私侵犯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因此,数字创新驱动创业不仅要关注其带来的积极影响,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作者简介

李大元,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南大学数字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青年人才,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于浙江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在《管理世界》和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等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创新创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等。

李欣,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在《科研管理》《南开管理评论》等期刊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创业、人工智能创新等。

傅颖竹,中南大学商学院讲师,于西班牙 IE 商学院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在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

nal、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等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创新创业、创业决策等。

参考文献

- [1] 蔡莉、高欣、王永正、于海晶:《数字经济下创新驱动创业的研究范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4期。
- [2] 蔡莉、柳青:《新创企业资源整合过程模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年第2期。
- [3] 蔡莉、鲁喜凤、单标安、于海晶:《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能够相互转化吗?——基于多主体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
- [4] 蔡莉、杨亚倩、卢珊、于海晶:《数字技术对创业活动影响研究回顾与展望》,《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10期。
- [5] 蔡莉、张玉利、蔡义茹、杨亚倩:《创新驱动创业:新时期创新创业研究的核心学术构念》,《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4期。
- [6] 刘洋、董久钰、魏江:《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7期。
- [7] 刘志阳、邱振宇:《数智创业:从“半数智”时代迈向“全数智”时代》,《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
- [8] 魏江、刘洋:《数字创新》,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 [9] 余江、孟庆时、张越、张兮、陈凤:《数字创新:创新研究新视角的探索及启示》,《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7期。
- [10] 张超、陈凯华、穆荣平:《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与未来研究》,《科研管理》,2021年第3期。
- [11]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0 期。

[12] 朱秀梅、刘月、陈海涛：《数字创业：要素及内核生成机制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 年第 4 期。

[13] Amit, R., & Han, X. 2017. Value creation through novel resource configurations in a digitally enabled world.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1: 228–242.

[14] Amit, R., & Zott, C. 2001.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493–520.

[15] Autio, E., Nambisan, S., Thomas, L. D. W., & Wright, M. 2018. Digital affordances, spatial affordances, and the genesi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2: 72–95.

[16] Bhavé, M. P. 1994. A process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cre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9: 223–242.

[17] Gaglio, C. M., & Katz, J. A. 2001.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6 (2): 95–111.

[18] González-Pernía, J. L., & Peña-Legazkue, I. 2015. Export-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5 (3): 505–522.

[19] Günther, W. A., Mehrizi, M. H. R., Huysman, M., & Feldberg, F. 2017. Debating big data: a literature review on realizing value from big data.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6 (3): 191–209.

[20] Henfridsson, O., & Bygstad, B. 2013.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volution. *MIS Quarterly*, 37 (3): 907–931.

[21] Kirzner, I. M. 1997.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 an Austrian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 (1): 60–85.

[22] Malerba, F., McKelvey, M. 2020. Knowledge—

intensiv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integrating Schumpete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system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3 (3): 591–611.

[23] Nambisan, S. 2017.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1 (6): 1029–1055.

[24] Nambisan, S., Siegel, D., & Kenney, M. 2018. On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2 (3): 354–368.

[25] Shane, S. 2000. Prior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1 (4): 448–469.

[26] Tchertchian, N., Millet, D., & Pialot, O. 2012. Modifying module boundaries to design remanufacturable products: The modular grouping explorer too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Design*, 24 (8): 546–574.

[27] Teece, D. J. 2010. Business models,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Long Range Planning*, 43 (2–3): 172–194.

[28] Tien, J. M. 2020. Towar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real-time customization.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29: 127–142.

[29] Vial, G. 2019.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8 (2): 118–144.

[30] Von, Briel. F., Davidsson, P., Recker, J. 2018.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external enablers of new venture creation in the IT hardware sector.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2 (1): 47–69.

[31] Wood, M. S., & McKinley, W. 2010. The produ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4 (1): 66–84.

[32] Yin, M. M., & Zhou, B. Y. 2023. “Put heads together”: How engaging communities of inquiry propels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5 (5–6): 511–531.

[33] Yoo, Y., Boland, R. J., Lyytinen, K., et al. 2012. Organizing for innovation in the digitized world. *Organization Science*, 23 (5): 1398–1408.

[34] Yoo, Y., Henfridsson, O., & Lyytinen, K. 2010. Research commentary—the new organizing logic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 agenda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1 (4): 724–735.

[35] Zahra, S. 2008. The virtuous cycle of discovery and cre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 (3): 243–257.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The New Engin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Dayuan Li^{1,2} Xin Li^{1,2} Yingzhu Fu^{1,2}

(1.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 Digit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enter,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Combining the digital context, we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core contents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n Zahra (2023), and study the key elements and process mechanism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we also aim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and empowering path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Findings: (1)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digital technologies,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ies,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digital business model,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have become key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2)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digital trigger, digital intelligence catalysis, and intelligent convergence. (3)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give affor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through digit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ecosystem.

Originality/value: We put forward originally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summarize the key elements and process mechanism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and explore the path mechanism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further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the topic.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1) Research on key entrepreneurial factor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 (teams). Current research still lack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key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 (teams). Future research can thoroughly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individual-level key factors on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versus tradi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the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key factors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2)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mechanism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of the mechanisms behind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in-dep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3) Research on the outcomes of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examine the soci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caused by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issues regarding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for society. In addit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thical issues arising from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such as AI ethics and big data ethics.

Key Words: digital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emerging economi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